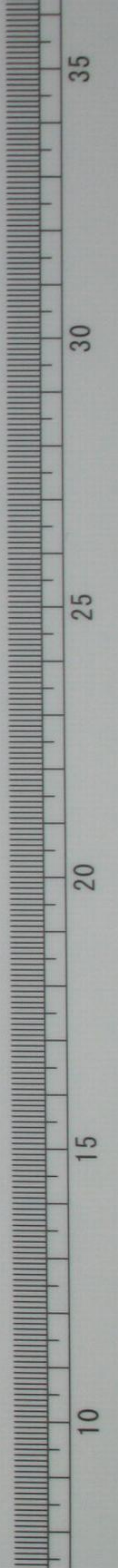


土岐文庫
文庫17
W142
16

15+



30-16

文庫 17
W142
16

杜詩論文三十三

吳興祚伯成定

武進吳見思齊賢注

宜興潘眉元白評

武進董元愷舜民參

唐代宗大曆元年春雲安

八哀詩

傷時盜賊未息興起王公李公嘆舊懷賢終於張相
國八公前後存歿遂不詮次焉

贈司空王公思禮

上詩命文

雲安三十三



010185187077

司空出東。童稚劔勁。翮追隨燕薊。兒穎銳物不隔。服事歌舒。翰意無流沙磧。未甚拔行間。大充斥短小精悍。姿屹然強寇敵。貫穿百萬衆。出入由咫尺。馬鞍懸將首。甲外控鳴鏑。洗劍青海水。刻銘天山石。九曲非外蕃。其王轉深壁。飛兔不近駕。鷲鳥資遠擊。曉達兵家流。飽聞春秋癖。胸襟日沉靜。肅肅自有適。潼關初潰散。萬乘猶辟易。偏裨無所施。元帥見手格。太子入朔方。至尊狩梁益。馬纏伊洛中原氣。甚逆肅宗登寶位。塞望勢敦迫。公時徒步至。請罪將厚責。際會清河公。間道傳玉冊。天子拜跪畢。讜議果

水釋翠華。卷飛雪。熊虎亘阡陌。屯兵鳳凰山。帳殿涇渭關。金城賊咽喉。詔鎮碓所搯。禁暴靖無雙。爽氣春浙瀝。巷有從公歌。野多青青麥。及夫哭廟後。復領太原役。恐懼祿位高。悵望王土窄。不得見清時。嗚呼就窀穸。永繫五湖舟。悲甚田橫客。千秋汾晉間。事與雲水白。昔觀文苑傳。豈述廉藺績。嗟嗟鄧大夫。士卒終倒戟。

司空為高麗之人。童穉已有老成之氣。劔勁翮者。自

高麗入中國也。高麗而來。燕薊為近。故于衆人之中。已見其脫穎而出。四句總序其出處。初從哥舒翰於

隴西而意已輕流沙之北。乃困頓行間。未及議拔。正值西鄙多事。司空以短小精悍之姿。兀然爲強寇之敵。出入百萬軍中。而不失矩度。所以鞍懸將首。披甲帶箭。而直窮塞外。是以九曲原爲中國之地。其王棄而遠遁矣。一段序隴右之功。譬之飛兔之馬。不宜近駕。鷲鳥之猛。必資遠擊。司空非一勇之夫。旣曉兵法。復聞春秋。故胸襟沈靜。肅然自適也。六句言其器度。至潼關潰敗之後。萬乘奔逸。司空爲偏裨。力無所施。哥舒爲元帥。已被擒縛。及太子留於靈武。天子播於

西蜀。祿山已陷西京。中原每多逆節。肅宗卽位。雖已塞天下之望。而勢逼迫也。公不從叛。徒步自歸。反致厚責。幸遇房琯奉。上皇冊寶而至。肅宗旣受冊命。房公復進讜言。於是嫌疑冰釋矣。一段序潼關歸京之事。及肅宗翠華旣行。熊虎已聚。屯兵鳳凰山。設行殿於涇渭。則以金城爲賊之咽喉。詔公鎮此。以爲控扼。而公禁暴。則亂靖。而令不更。爽氣則內和。而外實。稟所以巷有從公之歌。野多青青之麥也。一段序守武功之事。至肅宗還京。哭廟之後。復領太原尹。此時恐

懼而畏祿位之高。小心如此。悵望而恨王土之窄。矢志如此。乃未見清時。遽就窀穸。所以功成而不得去。賓客為之悲傷。徒使千秋汾晉之間。事業湮沒。空與雲水蒼茫而已。一段序其亡後。夫昔觀文苑之傳。原不列廉藺之績。何繼公而為太原尹。有鄧景山者。乃以文吏取禍。而令士卒反戈相向哉。以餘意咏嘆。結

故司徒李公光弼

司徒天寶末北收晉陽甲。騎攻吾城愁寂意不愜。人安若泰山。薊北斷右脅。朔方氣乃蘇。黎首見帝業。二宮泣西

郊。九廟起頽壓。未散河陽卒。思明偽臣妾。復自碣石來。火焚乾坤獵。高視笑祿山。公又大獻捷。異王冊崇勲。小敵信所怯。擁兵鎮汴河。千里初妥帖。青蠅紛營營。風雨秋一葉。內省未入朝。死淚終映睫。大屋去高棟。長城掃遺堞。平生白羽扇。零落蛟龍匣。雅望與英姿。惻愴蒿里接。三軍晦光彩。烈士痛稠疊。直筆在史臣。將來洗箱篋。吾思哭孤塚。南紀阻歸楫。扶顛永蕭條。未濟失利涉。疲薊竟何人。灑涕巴東峽。

司徒於天寶末祿山反叛之時獨收晉陽之兵堅守

太原及祿山來攻。不得愜意而去。所以人安若泰山。而祿山在薊北。已斷其右脇。朔方始得蘇息。而百姓方知帝業之永固矣。一段序守太原之功。二官收京哭廟之後。九廟方新。祿山之餘孽未靖。史思明雖僞降。復從碣石而來。縱火大獵。史方笑祿山之無能。而公復破之。又大獻捷矣。一段序破思明之功。於是冊爲異姓之王。而知其大敵之不法也。又命鎮守河汴千里。晏如。四句序鎮汴河之功。孰知讒譖既行。如青蠅紛營。功高身危。如秋葉將落。方內省其過。未敢入

朝。無奈心跡未白。已含淚而終也。嗟乎。高棟旣撓。長城已失。指揮之羽扇。零落篋中。想像其英姿。終歸黃土。故三軍之光彩旣晦。烈士之痛憤未宣。惟望史臣金匱之書。一洗其心跡而已。一段序被讒而死。下自序。我欲哭其孤塚。而雷滯南方。因歎世亂未平。大將云。亾扶顛之事。旣爾蕭條。如未濟之時。失其舟楫。徒以疲繭之人。痛哭於巴峽。亦何及哉。

贈左僕射鄭國公嚴公武

鄭公瑚璉器。華岳金天晶。昔在童子日。已聞老成名。巖然

大賢後復見秀骨清開口取將相小心事友生閱書百紙
 盡落筆四座驚歷職匪父任疾邪常力爭漢儀尚整肅
 騎忽縱橫飛傳自河隴逢人問公卿不知萬乘出雪涕風
 悲鳴受詞劍閣道謁帝蕭關城寂寞雲臺仗飄飄沙塞旌
 江山少使者笳鼓凝皇情壯士血相視忠臣氣不平密論
 正觀體揮發岐陽征感激動四極聯翩收二京西郊牛酒
 再原廟丹青明匡汲俄寵辱霍竟哀榮四登會府地三
 掌華陽兵京兆空柳色尚書無履聲群鳥自朝夕白馬休
 橫行諸葛蜀人愛文翁儒化成公來雪山重公去雪山輕
 記室得何遜韜鈴延子荆四郊失壁壘虛館開逢迎堂上
 指圖書軍中吹玉笙豈無成都酒憂國只細傾時觀錦水
 釣問俗終相并意待滅人藏紅粟盈以茲報主願庶
 或裨世程炯炯一心在沉沉二豎嬰顏回竟短折賈誼徒
 忠貞飛旄出江漢孤舟轉荆衡虛橫馬融笛悵望龍巖堂
 空餘老賓客身上媿簪纓

鄭公為宗廟之器蓋從華岳降神而來童子之日已
 有老成之名岐嶷之姿原出大賢之後故秀骨清徹
 也開日必以將相為期志氣如此事友復以小心為

事謙謹又如此。閱書而百紙立盡。聰慧如此。落筆而四座皆驚。文才又如此。其歷職也。不徒父蔭起家。其爲御史也。又復疾邪強諫。一段序。少年及調官爲御史之事。漢儀雖尚整肅。而祿山忽爲叛亂。故飛傳自河隴而來。逢人問公卿之安否。問公卿不忍斥言朝廷也。顧終不知萬乘之播遷。臨風雪涕。奔走倉皇。迨及玄宗受命閣道。復轉謁肅宗。上謁肅宗也。此時無有雲臺之仗。空餘沙塞之旌。靈武巴蜀。使者不通。聽笳鼓之悲鳴。知皇情之悽感。是以壯士剝血而相視。

忠臣憤氣而不平。公則密陳正觀之體。發揮岐陽之兵。感動四方。兩京收復。西郊有牛酒之再迎。原廟見丹青之復建矣。一段序。迎上皇赴肅宗之事。乃忽坐房瑄遠貶巴州。公如匡汲之直。而俄寵復辱。處之不一。驚房有衛霍之功。而生榮死哀。竟不復返。然豈足以累公哉。自此四登會府之地。三守華陽之兵。華陽蜀中也。公之去京也。雖京兆之柳色空青。尚書之履聲不復。憲臺之群鳥空集。盜賊之白馬不行。而公在蜀中。則如諸葛遺愛。文翁化俗。以公之去來。爲雪山之

輕重又留意人材。記室有何遜之文章。韜鈴有孫楚之方略。所以四郊無壘。開閣迎賓。堂上而指輿圖。軍中而奏鏡吹。孰知其憂國之心。酒不忍嚙。問俗之舉。托於觀釣哉。一段序鎮蜀之事。觀公之意。欲使安史盡滅。百姓家給。以此報主。以此程世。不意寸心未展。二豎已嬰。遂致顏回之短折。空餘賈誼之忠貞而已。一段序凶殺之事。今也飛旄歸來。孤舟獨轉。欲橫馬融之笛。而致吊無從。悵望龍驤之塋。而會葬不及。止餘此老賓客。叨奏薦之餘榮。愧簪纓之空被也。未自

序。

贈太子太師汝陽郡王璡

汝陽讓帝子。眉宇真天人。虬髯似太宗。色映塞外春。往者開元中。主恩視遇頻。出入獨非時。禮異見群臣。愛其謹潔。極倍此骨肉。親從容聽朝。後或在風雪。晨忽思格猛獸苑。囿騰清塵羽。旗動若一萬馬。蕭駉駉。詔王來射鴈。拜命已挺身。箭出飛鞞內。上又回翠麟。翻然紫塞翻。下拂明月輪。人雖獲多天。笑不為新王。每中一物手。自與金銀袖。中諫獵書扣馬。久上陳竟無銜。歷虞聖聰矧多仁。官免供給

費水有在藻麟。匪惟帝老大。皆是王忠勤。晚年務置醴。門
引申白賓。道大容無能。永懷侍芳茵。好學尚貞烈。義形必
霑巾。揮汗綺綉揚。篇什若有神。川廣不可泝。墓久狐兔鄰。
宛彼漢中郡。文雅見天倫。何以開我悲。泛舟俱遠津。溫溫
昔風味。少壯已書紳。舊遊易磨滅。衰謝多酸辛。

汝陽為讓皇之子。眉宇有天人之美。所以虬髯似太
宗。而遠服塞外也。四句寫形貌。往在開元時。主恩之
顧。遇獨重。下。頂。主。恩。句。內。庭。禁。地。非。時。出。入。外。廷。禮
數。特。異。群。臣。者。愛。其。謹。潔。故。親。詣。更。倍。也。一。段。序。恩。

遇。每。記。上。皇。聽。朝。之。後。或。風。雪。之。晨。忽。思。田。獵。清。蹕
苑。中。見。羽。旗。紛。紛。而。若。一。行。列。整。也。萬。馬。駢。駢。而。更
肅。號。令。嚴。也。於。時。詔。王。射。鴈。拜。命。而。出。王。取。箭。而。扣
弦。上。迴。馬。而。仰。視。忽。見。塞。鴈。墮。翻。正。拂。弓。輪。其。伎。如
此。因。歎。邊。人。豈。不。多。獲。而。上。皇。不。為。開。顏。獨。至。王。之
命。中。手。自。頒。賜。正。寫。其。恩。遇。也。然。王。豈。逞。技。哉。袖。中
諫。獵。之。書。扣。馬。久。已。上。陳。上。皇。銜。愜。無。虞。者。亦。以。聖
聽。既。聰。仁。心。及。物。因。納。諫。而。罷。獵。也。至。今。官。免。供。給
之。費。水。有。在。藻。之。鱗。非。帝。以。老。大。而。倦。勤。固。王。之。忠

諫以動上也。一段序從獵及王晚年務進賓客道大而容及無能如某也者亦永懷而長侍芳茵也。四句序好客况好學而尚貞烈義形於色每為流涕而揮翰則文如綺綉若有神助也。四句序才學我則流落他方川廣難行王則已歸泉壤墓鄰孤兔矣止有漢中郡王文雅尚存天倫同氣而悲懷不能自解者以漢中王亦遠謫故也。因記王之風度溫和少壯已為銘佩况追昔舊游已多磨滅今方衰謝豈不傷心乎。一段序歿後之事。

贈秘書監江夏李公邕

長嘯宇宙間。高才日陵替。古人不可見。前輩復誰繼。憶昔李公存。詞林有根柢。聲華當健筆。灑落富清製。風流散金石。追琢山嶽銳。情窮造化理。學貫天人際。干謁走其門。碑版照四裔。各滿深望還。森然起凡例。蕭蕭白楊路。洞徹寶珠惠。龍宮塔廟湧。浩劫浮雲衛。宗儒俎豆事。故事吏去思。計眇眇已皆虛。跋涉曾不泥。向來映當時。豈獨勸後世。豐屋珊瑚鉤。麒麟織成罽。紫駟隨劍几。義取無虛歲。分宅脫驂間。感激懷未濟。眾歸賙給美。擺落多藏穢。獨步四十年。風

聽九皋唳。嗚呼江夏姿。竟掩宣尼袂。往者武后朝。引用多
 寵嬖。否臧大常議。面折二張勢。衰俗凜生風。排蕩秋旻露。
 忠貞負冤恨。官闕深旒綴。放逐早聯翩。低垂困炎癘。日斜
 鵬鳥入。魂斷蒼梧帝。榮枯走不暇。星駕無安稅。幾分漢庭
 竹。夙擁文侯筆。終悲洛陽獄。事近小臣斃。禍階初負謫。易
 力何深濟。伊昔臨淄亭。酒酣託末契。重敘東都別。朝陰改
 軒砌。論文到崔蘇。指盡流水逝。近伏盈川雄。未甘特進麗。
 是非張相國。相扼一危脆。爭名古豈然。關鍵歟不開。例及
 吾家詩。曠懷掃氛翳。慷慨嗣真作。甫有和李太守詩吞嗟玉山桂

鍾律儼高懸。鯨鯢噴迥遯。坡陀青州血。蕪沒汝陽瘞。哀贈
 竟蕭條。恩波延揭厲。子孫存如綫。舊客舟凝滯。君臣尚論
 兵。將帥接燕薊。朗詠六公篇。桓彥範敬暉崔玄暉張柬之袁恕已洎秋相也憂來
 豁蒙蔽。

宇宙之間。高才日就陵替。古人不可得見。即前輩作
 者。又誰繼乎。四句泛起。如「公者得其尚存。詞林猶
 有根柢。下根詞林句。聲名既盛。健筆足以當之。才華
 灑落。製作已多。風流散於碑銘之間。鑿山為碑。山岳
 為號也。蓋其情窮造化之理。學貫天人之際。干謁其

文者走其門如鶩。是以碑版之文。照於四方。使各滿願而歸。然又凡例森嚴。不爲曲筆。下項碑版。白楊三句。墓碑也。寶珠龍宮三句。塔廟碑也。儒宗句。學宮碑也。故吏句。去思德政碑也。凡此種種。乞其眇昧。無不虛懷跋涉而來。不遠道里。文筆之妙。已足照映當時。而褒貶之公。不獨勸戒後世。於是大而豐屋。小而寶鈎。錦段良馬。劍几。凡爲潤筆之資者。歲歲皆有。旣取之不爲不義。而公則有宅能分。有驂能脫。濟人未濟。使人感懷。則衆所願給者。一旦轉以贈人。足以擺落多藏之穢矣。所以獨步四十年。天下之士。盡在下風也。柰何江夏之姿。有宣尼道窮之歎乎。一段序文。才往昔武后之朝。引用寵嬖。公不特有謚議之陳。且面折二張之勢。使衰俗生風。群陰見覘矣。一段序立朝。乃使忠貞之臣。反負冤恨。朝廷旒殺。不復見聞。遂放逐聯翩。困頓炎瘴。而鵬鳥入舍。魂斷蒼梧。爲榮爲枯。奔走不暇。又何所稅駕乎。貶雷州崖州也。後雖屢分竹符而出。諸侯擁篲而迎。刺史陳州括州汲郡北海也。終入洛陽之獄。爲小臣所斃。其禍階之興。起於負

誦故姚崇張說李林甫之徒竭力而深齷之也一段
 序貶謫至死憶昔臨淄相見杯酒締交後復東都一
 別於今幾年當時論文始推崔蘇已俱長往近伏楊
 炯猶屈李嶠張相國之論文亦有是非之公乃兩賢
 相厄一至於此蓋爭名之禍自古已然亦公不能善
 藏其用耳一段序取禍之事論及吾家之詩公以高
 曠之懷氛翳盡掃我故歷下和詩以嗣性情之作終
 歎崑玉桂枝之難及也今公詩尚在如鍾律高懸鯨
 鯢噴迅而公則亡矣青州之碧血凌嶒汶陽之瘞骨
 荒草哀贈蕭條恩波渺淺公之子孫存必如綫我為
 舊客畱滯一舟能不黯然哉一段序交誼又言朝廷
 之兵革未靖而燕薊之將帥繼統使公等而在猶可
 為也今惟有朗咏六公之作以豁憂懷而已

故秘書少監武功蘇公源明

武功少也孤徒步客徐兗讀書東岳中十載考墳典時下
 萊蕪郭忍飢浮雲嘯負米晚為身每食臉必泫夜字照蒸
 薪垢衣生碧蘚庶以勤苦志報茲劬勞願學蔚醇儒姿文
 包舊史善灑落辭幽人歸來潛京輦射策君東堂宗匠集

精選制可題未乾乙科已大闡文章日自負掾吏亦累踐
 晨趨閭闔中足踏宿昔趺一麾出守還黃屋朔風卷不暇
 陪八駿庭悲所遣平生滿樽酒斷此朋知展憂憤病二
 秋有恨石可轉肅宗復社稷得無逆順辨范曄顧其兒李
 斯憶黃犬秘書茂松意載從祠壇暉前後百卷文枕籍皆
 禁嚮篆刻楊雄流溟漲本末淺青熒芙蓉劍犀兕豈獨朝
 反為後輩棄予實苦懷緬煌煌齋房芝事絕萬手舉垂之
 俟來者正始徵勸勉不要懸黃金何為投乳贖結交三十
 載吾與誰遊衍滎陽復寂寞罪罟以橫骨嗚呼子逝日始
 泰則終蹇長安米萬錢彫喪盡餘喘戰伐何當解歸帆阻
 清沔尚纏漳水疾永負蒿里餞

武功少孤之時曾客徐兗蓋於東岳之中十年讀書
 也下頂徐兗句有時出游於萊蕪有時忍飢於雪巘
 亦以其生既晚不克為親負米而食不下咽也是以
 然藜照字衣垢不浣欲以勤苦之志顯親揚名故學
 成辭儒貫串書史也一段序少時事學成之後遂辭
 幽人來京國東堂射策宗匠秉衡而御墨親題乙科
 已登矣既以文章致身又復屢任掾吏而清晨趨府

足履舊跡。其小心如此。及其東平出守。車駕蒙塵。不
 及扈從。陷於祿山。而能不受偽署。且樽酒斷絕。憂憤
 實深。其忠憤如此。至肅宗復位之時。順逆既辨。一時
 偽命之臣。俱已刑戮。如范曄。顧兒。李斯。黃犬。信足悲
 矣。而秘書歲寒之心。至此受賞。從駕郊祀。典禮一新
 也。一段序入官陷賊之事。秘書有文百卷。無非佳句。
 其雕鏤也。如楊雄之賦。其氣勢也。如溟渤之漲。其屏
 刊也。如鋒鄂之剗。犀世不見知。反為後輩所襲。而予
 懷不置也。蓋光氣自不可掩。如齋房之芝。萬人欲攬。

卽一時偶屈。而垂示後來。正始之音。足以勸戒後世
 矣。乃公又不自滿假。未嘗縣金國門。褊伎之徒。何勞
 側目耶。一段序文章。我結交三十年中。最契者。如鄭
 虔。既罹罪而死。子又始泰終蹇。以米貴啼飢而致死。
 不亦哀哉。一段序交誼。下自序。我以天下未寧。而清
 沔之歸。帆尚阻。漳水之抱疾。猶纏。所以不得會葬也。
 柰之何哉。

故著作郎貶台州司戶柴陽鄭公虔

鷓鴣至魯門不識鐘鼓饗孔翠望赤霄愁思雕籠養柴陽

杜詩論文

卷之三十三

冠眾儒早聞名公賞地崇士大夫况乃清氣爽天然生知
姿學立游夏上神農或闕漏黃石愧師長藥纂西極名兵
流指諸掌貫穿無遺恨蒼藁何技瘡

寡無不詳又著蒼藁等書又集胡本草七卷

主泉星經與蟲篆丹青廣子雲窺

未遍方朔諧大在神翰顧不一體變鐘兼兩文傳天下口

大字猶在榜昔獻書畫圖新詩亦俱往滄洲動玉陛寡鶴

誤一響三絕自御題四方尤所仰嗜酒益疎放彈琴視天

壤形骸實土木親近唯几杖未曾寄官曹突兀倚書幌晚

就芸香閣塵昏映莽反覆歸聖朝點染無滌盪老蒙台

州掾泛泛浙江漿履穿四明雪飢拾楮溪橡空聞紫芝歌

不見杏壇丈天長眺東南秋色餘颺颺別離慘至今班白

徒懷曩春淡秦山秀葉墜清渭朗劇談王侯門野稅林下

鞅操紙終夕酣時物集遐想詞場竟疎濶平昔濫吹獎百

年見存没牢落吾安放蕭條阮咸在出處同世網他日訪

江樓合悽述飄蕩

著作與今秘書監鄭君審篇翰齊價謫江陵

爰居不識鐘鼓孔雀不願雕籠四句比起鄭君學冠

一代賞在群公地位既崇清氣復爽蓋其天姿高妙

而學超曩賢也四句總序下俱頂生知句其集本草

也。神農猶有關漏。其著兵法也。黃石非其師長。藥纂西極之名。頂神農句。兵法如指諸掌。頂黃石句。既貫穿諸史。復著蒼葭一書。何技癢耶。且地理星經之奧。蟲篆丹青之廣。無不精詣。覺子雲校書。猶有未遍。世比東方恢諧。不更枉乎。况其書法不一。變鍾兼王。文傳天下。而字猶在勑也。昔曾獻書畫與詩。以滄洲之人。動玉陛之聽。猶寡鶴鶩響。無意於動人。誤爾一鳴。遂徹九重也。於是三絕出於御題。必為四方仰慕矣。一段序。其才學其為人也。嗜酒疎放。彈琴澗視。遂爾

土木形骸。日親几杖。而不入官曹。但倚書幌而已。晚雖有著作之命。而陷於賊中。雖反覆終歸朝廷。瑕玼無與湧洗。故台州遠貶。泛棹浙江。履穿當四明之雪。飢餓食楮溪之橡。詩詞遠播。空聞紫芝之歌。形容日遙。不復覩杏壇之席。遠望東南。想秋色蕭條。颺颺出沒。是以離別之慘。至今未已。而白首曾思。徒懷夙昔也。一段序。其事下接懷曩句。其在魯也。春深而泰山秀。其在都也。秋至而清渭朗。方與之劇談侯門。稅駕野外。吟詩縱酒。遇物感時。我於詞場。雖為疎濶。而子

於平日曾極推獎也。一段序交。韻下自序百年之間。見其存沒。吾將安放哉。幸有其姪鄭君審者。今謫江陵。同在世網。他日得片帆直下。訪之於江樓。與之述飄蕩之懷。共為悲歎耳。

故右僕射相國張公九齡

相國生南紀。金璞無畱礦。仙鶴下人間。獨立霜毛整。矯然江海思。復與雲路永。寂寞想土階。未遑等箕穎。上君白玉堂。倚君金華省。碣石歲崢嶸。天地自蛙黽。退食吟大庭。何心記榛梗。骨驚畏楚苔。冀變負人境。雖蒙換蟬冠。右地多幸。敢忘二疏歸。痛迫蘇耽井。紫綬映暮年。荆州謝所領。庾公興不淺。黃霸鎮每靜。賓客引調同。諷咏在務屏。詩罷地有餘。篇終語清省。一陽發陰管。淑氣含公鼎。乃知君子心。用才文章境。散帙起翠螭。倚薄巫廬並。綺麗玄暉擁。歲誅任昉騁。自成一家則未闕。隻字警千秋。滄海南名繫。朱鳥影歸老。守故林。戀闕悄延頸。波濤良史筆。蕪絕大庾嶺。向時禮數隔。制作難上請。再讀徐孺碑。猶思理燿艇。

相國生於南方。如良金在山。光氣不能終秘。又如仙鶴下降。霜毛正復出群。下頂仙鶴。翛然獨立。每有遐

思而一飛冲天。翱翔雲路矣。六句比下。乃正序。彼欲
致君堯舜。不學巢山。從此上玉堂。入省中矣。卽范陽
之地。禍端已見。天地之內。小人甚多。然公致君之念。
退食不忘。何暇記小人。憐梗乎。骨相權奇。固驚前哲。
之遺範。而白髮早見。益見世事之多艱。雖換蟬冠。遷
右地。乃日思爲二疏之歸。反爲蘇耽之隱乎。至紫綬
暮年。荆州作牧。不減庾亮之風流。每覺黃霸之鎮靜
矣。一段序事。於是引賓客而賦詩。因政暇而諷咏。故
詩能而餘韻飄然。篇終而用語清警。如黃鐘之氣。公
鼎之調。而非齊竽瓦缶之類也。乃知君子之意。於文
章苦心。其字畫如翠螭之翔。氣象如巫廬之重。而綺
麗同於玄暉。賡誄等於任昉。其大處一家自成。小處
隻字亦妙。千秋滄海之南。朱鳥之地。聲名常存也。及
其歸老故園。猶丹心戀闕。雖史筆尚存。而庾嶺之間。
已無繼起者矣。一段序才學。末自序。何時以地位懸
絕。不能面正大方。今讀徐孺之碑。猶思憑弔也。

杜詩論文三十四

吳興祚伯成定

武進吳見思齊賢注

宜興潘眉元白評

武進董元愷舜民參

唐代宗大曆元年春夔州

移居夔州郭

伏枕雲安縣。遷居白帝城。春知催柳別。江與放船清。農事聞人說。山光見鳥情。禹功饒斷石。且就土微平。

久伏枕于雲安縣。今遷居于白帝城矣。春知我別故。

惟柳色之依依。江因我去。倍覺波流之湛湛。因念當
此春日。農事經懷。今則徒聞人說。惟有山光堪悅。止
堪適此禽鳥而已。然我之此去。亦以三峽疏鑿之餘。
每多斷石。而夔州稍為平土。且就之耳。

船下夔州郭。宿雨溼不得上岸。別王十二判官。

依沙宿舸船。石瀨月娟娟。風起春燈亂。江鳴夜雨懸。晨鐘
雲外溼。勝地石堂烟。柔艣輕鷗外。含悽覺汝賢。

船依沙而宿。沙上有石瀨。石瀨之間。忽已見月。初宿
之景也。未幾風起矣。春燈爲之歷亂。江鳴矣。乃夜雨

之懸注也。先見風起而後見燈。未閉牕時也。先聽江
鳴而後知雨。風起而牕閉矣。下二句皆懸想之詞。晨
鐘發從雲外而來。故聲沉而溼。勝地多而石堂爲最
已。烟蔽而蒙矣。故不得上岸也。末句點王判官柔櫓
早發。已在輕鷗之外。而悽然相念者。惟有君耳。

漫成一首

江月去人只數尺。風燈照夜欲三更。沙頭宿鷺聯拳靜。船
尾跳魚撥刺鳴。

接上言江月去人。如只數尺。江曠故月近也。風燈照

夜不覺三更。夜寒故風起也。沙頭有鷺。方斂拳而靜宿。船尾有魚。又撥刺而忽鳴。二句即目前事。寫景而情在其中。

上白帝城

城峻隨天壁。樓高更女牆。江流思夏后。風至憶襄王。老去聞悲角。人扶報夕陽。公孫初恃險。躍馬意何長。

山上有城。城上有樓。樓上有女牆。正寫其高峻。二句完樓。登樓遠望。見山而思夏后之功。當風而憶襄王之賦。二句楚地。乃登樓感懷。而老病人扶。仰聽夕陽。

悲角何以爲情乎。又因憶公孫初起之時。築城據險。意氣亦度越一時也。點還白帝結。

謁先主廟

慘澹風雲會。乘時各有人。力侔分社稷。志屈偃經綸。復漢留長策。中原仗老臣。雜耕心未已。嘔血事酸辛。霸氣西南歇。雄圖曆數屯。錦江元過楚。劍閣復通秦。舊俗存祠廟。空山泣鬼神。虛簷交鳥道。枯木半龍鱗。竹送清溪月。苔移玉座春。閭閻兒女。換歌舞。歲時新。絕域歸舟遠。荒城繫馬頻。如何對搖落。况乃久風塵。孰與關張並。功臨耿鄧親。應天

才不小得士契無鄰。遲暮堪帷幄，飄零且釣緝。向來憂國淚，寂寞灑衣巾。

天下多故。正英雄並起之時。如曹如孫。亦各有人也。力量等而天下分。故壯志屈而不能展也。然先主以復漢為名。據其長策。而經畧中原。止仗諸葛一人而已。下接諸葛事。屯田之計未成。嘔血之事先作。遂使霸氣消沈。雄圖屯困。未幾而水道通楚。閣道通秦。天下復合於司馬氏矣。一段序事。今祠廟尚存。空山鬼泣。虛簷鳥道。枯木龍鱗。竹溪空送於月色。玉座已沒

於莽苔。雖人民已換。而歌舞方新。遺澤在人。至今未艾也。一段咏廟。我因留滯未歸。荒城繫馬。若對清秋。更難為懷。况久風塵。能無傷感耶。四句謁廟。因歎今禍亂未平。亦有關張之忠勇。耿鄧之宗臣。否乎。苟有應天之才。而以得士為急。如先主也者。則遲暮猶可運籌。無奈飄零。且供垂釣耳。向來憂國之淚。不禁霑衣也。

武侯廟

遺廟丹青落。空山草木長。猶聞辭後主。不復臥南陽。

遺廟丹青落。廟古矣。空山草木長。無人矣。因歎其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但聞辭後主而長終。不復臥南陽而歸隱。傷之也。

八陣圖

功蓋三分國。名成八陣圖。江流石不轉。遺恨在吞吳。

當日功蓋三分之國。後世名成八陣之圖。下接陣圖之在江上。江流不能轉。則恨在不及吞吳也。

贈崔十三評事公輔

飄飄西極馬。來自渥洼池。颯颯定山桂。低徊風雨枝。我聞

龍正直道。屈爾何為。且有元戎命。悲歌識者誰。官聯辭冗。長行路。洗敬危。脫劍主人贈。去帆春色隨。陰沉鐵鳳闕。教鍊羽林兒。天子朝侵早。雲臺仗數移。分軍應供給。百姓日支離。黠吏因封已。公才或守雌。燕王買駿骨。渭老得熊羆。活國名公在。拜壇群寇疑。冰壺動搖碧。野水失蛟螭。入幕諸彥集。渴賢高選宜。騫騰坐可致。九萬起于斯。復進出矛戟。昭然開鼎彝。會看之子貴。歎及老夫衰。豈但江曾決。還思霧一披。暗塵生古鏡。拂匣照西施。舅氏多人物。無慙困

翻垂

先以六句譬喻起評事之才。俊如天馬。固產於渥洼。而馨如桂枝。已困於風雨矣。又聞龍德正直。吾道不行。出何為哉。下實序止。因有元戎之命。悲歌就道。非其心也。誰能識之乎。所以辭冗劇之官。就歆危之路。而主人贈別。春水開帆。評事行矣。一段序應。召公之此去。當在關下。教練羽林。凡天子早朝。或離宮移仗。公必在焉。夫軍須雖急。而百姓困窮。黠吏借以侵漁。公才幸無退讓。蓋既任其事。如燕王已得郭隗。涓濱已載太公。則活國而惟仗名公。拜將而使群寇疑阻。此其時也。故清才如水壺映徹。方畧則鯨鯢盡剪。入幕而諸彥俱集。愛賢而選用必宜。如是則褰飛在卽。九萬之程。起於此矣。從此門列檠戟。功銘鼎彝。可立致也。一段序評事。下自述。雖見子之貴。無柰我已老矣。曾側聆其論。已聽懸河。還欲一覩其儀。日思披霧。如古鏡塵蒙。一經拂拭。可照西施。則舅氏尚多人物。又何慙困頓乎。崔乃公之舅氏也。

曉望白帝城鹽山

徐步移斑杖。看山仰白頭。翠深開斷壁。紅遠結飛樓。日出

清江望暄和散旅愁春城見松雪始擬進歸舟

徐步而移班杖一句初出門也。看山而仰白頭二句。方是望山下二句望中之景翠而深者則斷壁開也。紅而遠者則飛樓建也。下二句望山之故日出而清江遠望止因暄和而欲散旅愁耳并點曉字因言今方春城也直待松雪之時歸舟始進耳。

陪諸公上白帝城宴越公堂之作

越公楊素也有堂在城上畫像尚存

此堂存古制城上俯江郊落構垂雲雨荒階蔓草茅柱穿蜂酒蜜棧缺燕添巢坐接春盃氣心傷艷藥梢英靈如過隙宴衍願投膠莫問東流水生涯未即拋

此堂尚存古制堂在城上故俯江郊也結構之大如雲雨初垂而階庭已荒見草茅遍覆矣下接荒階柱已穿而止供蜂釀棧既缺而補以燕巢六句是越公堂今日接春盃而共坐乃觀豔藥而心傷者以古人英靈忽如過隙而今日宴衍尚欲投膠四句說宴并點越公因歎東逝如斯而今猶與宴會者亦以生涯之未能即拋也。

白帝城最高樓

城尖徑仄旌旆愁。獨立縹渺之飛樓。峽坼雲霾龍虎睡。江清日抱鼉鼉遊。扶桑西枝封斷石。弱水東影隨長流。杖藜嘆世者誰子。泣血迸空迴白頭。

城尖城頂也。故徑仄。城上有旌旆。故愁人也。正值愁時。而又憑高獨立。但見峽坼雲埋。雲氣悠揚。狀如龍虎之睡。清江日照。波光盪漾。如抱鼉鼉而游。二句近景。扶桑在東。而直長西枝。弱水在西。而如見東影。舉天地之大。盡在目前。二句遠景。因歎杖藜歎世者。又何人乎。而向空灑淚。白首徒迴也。照還愁字。

上白帝城二首

江城含變態。一上一回新。天欲今朝雨。山歸萬古春。英雄餘事業。衰邁久風塵。取醉他鄉客。相逢故國兵。戈猶擁蜀賦。斂尚輸秦。不是煩形勝。深慙畏損神。

接上言。昔已上樓。今日復上者。以江城變態。一上一回新也。下接變態。昔日晴光。今將雨景。然山川如故。萬古常新也。四句完題。英雄既往。尚存事業。點白帝我方衰邁。又復風塵。所以醉他鄉之酒。而流連。見故國之人。而傷感也。三句自序。因歎蜀亂未平。征賦又

急非喜形勝而頻登亦畏傷神而消遣耳

白帝空祠廟孤雲自往來江山城宛轉棟宇客徘徊勇略
今何在當年亦壯哉後人將酒肉虛殿日塵埃谷鳥鳴還
過林花落又開多慙病無力騎馬入青苔

此首白帝廟廟即在城上也祠廟空存止有孤雲來

往而已山城雖宛轉而如故棟宇止供過客之徘徊

耳而白帝之勇畧已不可見然當時亦一代之雄也

後人空祠酒肉而虛殿不免塵埃矣八句咏白帝我

今但見谷鳥飛鳴林花開落久無人矣衰病不能盡

敬而騎馬直入庭中殊自愧耳

古柏行

孔明廟前有古柏柯如青銅根如石霜皮潤雨四十圍黛
色參天二千尺君臣已與時際會樹木猶為人愛惜雲來
氣接巫峽長月出寒通雪山自憶昨路繞錦城東先主武
侯同闕宮崔嵬枝幹郊原古窈窕丹青戶牖空落落盤踞
雖得地冥冥孤高多烈風扶持自是神明力正直元因造
化功大厦如傾要梁棟萬牛回首丘山重不露文章世已
驚未辭剪伐誰能送苦心豈免容螻蟻香葉終經宿鸞鳳

杜詩論文

夔州三十四

志士幽人莫怨嗟古來材大難爲用

九

直起孔明廟前古柏柯如銅根如石正寫其古霜皮
潘雨頂根如石黛色參天頂柯如銅夫君臣已爲一
時之盛樹木猶動後人之思故弗剪弗伐其大如此
是以雲來而氣接巫峽日出而光映雪山也一段泛
言廟柏下始入廟憶昨路出城東而見廟中之神先
主武侯並列廟柏則枝幹崔嵬已知地古廟中則丹
青窈窕不見有人因歎此柏盤踞雖爲得地孤高不
免烈風而得以長存者亦以神明之所扶持正直合
於造化耳一段咏柏因言此柏才充棟梁可支大厦
故萬牛不勝丘山等重雖未露文章而世已指目亦
不辭剪伐而誰復能送乎今日苦心未免螻蟻小人
雖爲蝥賊而香葉曾宿鸞鳳君子尤所盼睐也志士
幽人不必怨嗟材大難用自古已然矣推開結

負薪行

夔州處女髮半華四五十無夫家更遭喪亂嫁不售
生抱恨堪咨嗟土風坐男使女立應當門戶女出入十餘
八九負薪歸賣薪得錢應供給至老雙鬢只垂頸野花山

杜詩論文

夔州三十四

本言論文
葉銀釵並筋力登危集市門。死生射利兼鹽井。面粧首飾
雜啼痕。地褊衣寒困石根。若道巫山女。寵醜何得此。有昭
君村。

夔州處女髮已半華。四十五頂髮半華。無夫家正
見處女也。因喪亂無人而嫁不能售。故一生抱恨耳。
况土風坐男使女。使之應當門戶。負薪覓錢者。十有
八九。所以雙鬟垂頸。而挿有野花山葉。便與銀釵並
重。且登危而樵。集市而賣。更苦者鹽井作勞。拚死射
利。其艱苦如此。卽有粧飾。亦與啼痕相雜。而地既僻

衣又單。困頓石根之下。更可憐也。夫巫山之女。寵醜
如此。而地有昭君村。何耶。尋出一人。爲處女出色。

最能行

峽中丈夫絕輕死。少在公門多在水。富豪有錢駕大舸。貧
窮取給行艤子。小兒學問止論語。大兒結束隨商旅。歌帆
側施入波濤。撇漩梢瀆無險阻。朝發白帝暮江陵。頃來目
擊信有徵。瞿塘漫天虎鬚怒。歸州長年與最能。此鄉之人
氣最窄。悞競南風疎北客。若道土無英雄才。何得山有屈
原宅。

峽中丈夫。絕能輕死者。以少在公門。多在水也。富者
 有錢而駕大船。貧者無錢而乘小艤。故小兒不務讀
 書。大來但隨商旅。隨商旅者。駕船也。波濤雖險。欹側
 而入。漩瀆難越。梢撇而過。豈復有險阻耶。朝發白帝。
 暮至江陵。我既目擊矣。瞿塘漫天。虎鬚怒浪。正復不
 易也。駕舟之才。信乎歸州之長年與最能耳。又言此
 鄉之人。氣量最窄。但競南風。不親北客。土風如此。則
 土無英雄可知矣。而山有屈原宅何耶。與前章法同。
 長年最能。皆駕船者之名。

愁強戲為
吳體

江草日日喚愁生。巫峽泠泠非世情。盤渦驚浴底心性。獨
 樹花發自分門。十年戎馬暗南國。異域賓客老孤城。渭水
 秦山得見否。人今罷病虎縱橫。

江草漸生。喚起愁緒。巫水日往。若非人情也。乃盤渦
 之浴驚。何心性而優閒。獨樹之發花。又分明而可愛。
 覺耳目之前。物物感人也。四句愁懷。南方之戎馬。十
 年未靜。故異域之賓客。終老孤城耳。不知渭水秦山
 尚得見否。而百姓罷敵。寇盜縱橫。何日定耶。四句愁

事。

遣悶戲呈路十九曹長

江浦雷聲喧昨夜○春城雨色動微寒○黃鶯並坐交愁溼○白鷺群飛大劇乾○晚節漸于詩律細○誰家數去酒盃寬○唯君最愛清狂客○百遍相過意未闌○

江浦昨夜有雷雨○勢作矣○今日雨色又起微寒也○黃鶯○早鳥○並坐而共愁其溼○白鷺○水鳥○群飛而反喜其乾○物情如此○四句寫景○我則晚年而詩律漸細○窮途而盃酒為難○惟君愛我清狂○故常來而不厭耳○四句

是遣悶呈路十九

覽栢中丞兼子姪數人除官制詞因述父子兄弟四美

載歌綵綸

紛然喪亂際○見此忠孝門○蜀中寇亦甚○栢氏功彌存○深誠補王室○戮力自元昆○三止錦江沸○獨清玉壘昏○高名入竹帛○新渥照乾坤○子弟先卒伍○芝蘭壘與璿同心○注師律灑血在戎軒○綵綸實具載○綬冕已殊恩○奉公舉骨肉○誅叛經寒溫○金甲雪猶凍○朱旗塵不翻○每聞戰場說○歛激懦氣奔○聖主國多盜○賢臣官則尊○方當節鉞用○必絕稜紕根○吾病

日迴首雲臺誰再論作歌挹盛事推轂期孤騫

紛然喪亂之際見此忠孝之門忠孝者以蜀中寇亂
 栢氏之功彌著耳蓋其忠誠報國弟兄戮力三止錦
 江之亂獨清玉壘之氛是以名垂竹帛恩普乾坤也
 一段總序其定亂之時子弟當前蘭玉並列同心奉
 令血戰為功是以制詞具載其功官服已酬其寵也
 一段序事然公豈公子弟哉至公之心內舉不避至
 誅叛而經寒暑金甲雪凍朱旗塵封勞苦亦不易矣
 故每聞其事者尚足以立懦也一段挽歸栢中丞因
 歎主聖而益未平臣賢而官既貴常用之節鉞之任
 以平禍亂之根雖在衰病予日望之若再論雲臺之
 功作歌而挹盛事豈不快哉誰人推轂而使之飛騫
 也

遣懷

昔我遊宋中○惟梁孝王都○名今陳留亞○劇則貝魏俱○邑中
 九萬家○高棟照通衢○舟車半天下○主客多歡娛○白刃讎不
 義○黃金傾有無○殺人紅塵裏○報客在斯須○憶與高李輩○高適
 李論交入酒鑪○兩公壯藻思○得我色敷腴○氣酣登吹臺○懷

古視平蕪。芒碭雲一去。鴈鶩空相呼。先帝正好武。寰海未
 彫枯。猛將攻西域。長戟破林。百萬攻一城。獻捷不云輸。
 組練棄如泥。尺土負百夫。拓境功未已。元和辭大鑪。亂離
 朋友盡。合脊歲月徂。吾衰將焉託。存歿再嗚呼。蕭條益堪
 愧。獨在天一隅。乘黃已去矣。凡馬徒區區。不復有顏鮑。繫
 舟臥荆巫。臨餐吐更食。常恐違撫孤。

此詩直敘其事。昔曾游宋中。宋中梁孝王都也。名雖
 在陳留之下。劇則與大魏相同。所以邑藏九萬戶。而
 高棟照於通衢。舟車半於天下。其人多好客。任俠娛

主客。雖不義。黃金周急。殺人報讎。風俗如此。一段咏
 汴州。憶我在汴之日。與高適李白論交飲酒。兩公既
 多藻才。得我更為生色。有時相與登臺。憑高吊古。因
 念漢高已沒。此地無人。餘下不足數矣。一段序高李
 交事。此時先帝盛時。正好武功。海內殷富。於是收西
 域。破林邑。百萬攻城。無不獻捷。組練可以輕棄。尺土
 在所必爭。孰知拓境未已。而元氣盡削。禍亂從此而
 生乎。一段序時事。所以亂離而友朋盡。奔走而歲月
 往。吾衰既無所托。而高李俱已存沒之感。慟哭至再

矣。是以蕭條益甚。獨滯天涯。兩公如乘黃。既已去矣。我如凡馬。又何益耶。所以顏鮑云。空自繫舟臥病而已。悲感之極。臨餐不欲獨生。又念撫孤而強顏復食耳。痛哉。

王十五前閣會

楚岸收新雨。春臺引細風。情人來石上。鮮鱸出江中。鄰舍煩書札。肩輿強老翁。病身虛俊味。何幸飫兒童。

楚岸之細雨已收。一句地。春臺之微風初度。一句閣。於是情人來於石上。王十五也。鮮鱸出於江中。前閣會也。因居鄰近。故書札相邀。老疾不能。故肩輿相強也。但愧病身。虛此俊味。而徒飽從者何耶。俊味貼鮮鱸。

暮春

臥病擁塞在峽中。瀟湘洞庭虛映空。楚天不斷四時雨。巫峽長吹萬里風。沙上草閣柳新暗。城邊野池蓮欲紅。暮春鴛鷺立洲渚。挾子翻飛還一業。

臥病正宜疎快。而峽中亂山擁塞。故遙想瀟湘洞庭。空天遙映也。况楚天足雨。巫峽多風。地既擁塞。天復

昏。霾。如。之。何。哉。但。見。沙。閣。之。柳。綠。陰。已。深。野。池。之。蓮。
新。紅。將。吐。而。洲。渚。之。鷺。新。雛。已。長。挾。子。翻。飛。矣。四。句。
實。寫。暮。春。

杜詩論文三十五

吳興祚伯成定

武進吳見思齊賢注

宜興潘眉元白評

武進董元愷舜民參

唐代宗大曆元年夏夔州

寄常徵君

白。水。青。山。空。復。春。徵。君。晚。節。旁。風。塵。楚。妃。堂。上。色。殊。衆。海。
鶴。堦。前。鳴。向。人。萬。事。糾。紛。猶。絕。粒。一。官。羈。絆。實。藏。身。開。州。
入。夏。知。涼。冷。不。似。雲。安。毒。熱。新。

山水依然。春光空至者。以徵君晚節。悞入風塵也。所以楚女入宮。雖顏色殊衆。無奈夜鶴獨怨。而鳴向他。人乎。於是萬事糾紛。尚思絕粒。一官羈絆。猶日藏身。其可得耶。然君在開州。入夏尚涼。不似我處雲安。毒熱方始也。

園官送菜

園官送菜。把本數日闕。矧苦苣馬齒。掩乎嘉蔬。傷小人妬害君子。菜不足道也。比而作詩。

清晨蒙菜把。常荷地主恩。守者愆實數。略有其名存。苦苣刺如針。馬齒莧亦繁。青青嘉蔬色。埋沒在中園。園吏未足怪。世事固堪論。嗚呼戰伐久。荆棘暗長原。乃知苦苣輩。傾奪蕙草根。小人塞道路。為態何喧喧。又如馬齒盛。氣擁葵荏昏。點染不易虞。絲麻雜羅紈。一經器物內。永挂寵刺痕。志士採紫芝。放歌避戎軒。畦丁負籠至。感動百慮端。

清晨送菜。固是地主之恩。而守者侵克。有名無實。更以苦苣馬齒。錯雜其中。嘉蔬反埋沒於園中。也。一段序事。夫園吏何足責。天下事大抵如此。今戰爭既久。中原荒亂。如苦苣之輩。侵奪蕙草之根。以比小人克

塞為態何囂然也。又如馬齒既盛。擁塞嘉蔬。一經點
染。便如麻純之相雜。器物之內。終多汗雜矣。一段議
論。因言古之志士。采芝放歌。而無求於世者。彼何人
哉。故值陛下負籠至。而不覺為之感歎也。

課伐木

課隸人伯彝辛秀信行等入谷斬陰木。人曰四根止。
維條伊枚。正直挺然。晨征暮返。委積庭內。我有藩籬。
是缺是補。載截篠蕩。伊仗支持。則旅次于小安。山有
虎。知禁若恃爪牙之利。必昏黑撞突。夔人屋壁。列樹

白荷。鑿為墻。實以竹。示式。過為與虎近。混沌乎無良。
賓客憂害馬之徒。荷活為幸。可嘿息已。作詩示宗武。

誦

長夏無所為。客居課奴僕。清晨飯其腹。持斧入白谷。青冥
會巔後。十里斬陰木。人肩四根已。亭午下山麓。尚聞丁丁
聲。功課日各足。蒼皮見委積。素節相照燭。藉汝跨小籬。當
仗苦虛竹。空荒咆熊羆。乳獸待人肉。不示知禁情。豈惟干
戈哭。城中賢府主。處貴如白屋。蕭蕭理體淨。蜂蠶不敢毒。
虎穴連里閭。隄防舊風俗。泊舟滄江岸。久客慎所觸。舍西

崖嶠壯雷雨蔚含蓄墻宇資屢脩衰年怯幽獨爾曹輕執
熱爲我忍煩促秋光近青岑季月當泛菊報之以微寒共
給酒一斛

長夏客居一無所爲偶課童僕清晨給食使之持斧
入谷者蓋於層岩之後十里之內斬陰木也陰木應
仲夏不必多取煩人四根已足而亭午功畢矣長夏
天熱故早作而午止也積之庭中見蒼皮委積素節
照耀矣一段伐木蓋仗此以作藩籬尚須苦竹輔之
必使堅固者因空山僻境乳獸甘人不爲禁遏非特

干戈之足患也又歎城中府主尊貴高閒卽蜂蕙亦
不敢毒焉知空荒之外虎穴連於民居而必藉隄防
哉一段補籬今以泊舟江岸久客更宜畏謹况舍西
卽爲荒山蒼蔚之地異獸之所出入則墻宇不得不
脩而衰年幽獨更多怯也一段自序下歸到隸人爾
輩觸熱爲我少忍秋光旣近至季月泛菊正當微寒
之時當報爾酒一斛也

除草去蕪也

草有害于人曾何生阻脩其毒甚蜂蠆其多彌道周濤晨

步前林江色未散憂。芒刺在我眼。焉能待高秋。霜雪一霑。凝蕙葉亦難留。荷鋤先童稚。日入仍討求。轉致冰中央。豈無雙釣舟。頑根易滋蔓。敢使依舊丘。自茲藩籬曠。更覺松竹幽。芟葬不可闕。疾惡信如讎。

草有害人者。何必遠地哉。其毒蜂蠆。正見害人。其多滿道。正見不遠也。晨步前林。欲觀江色。以散憂。而眼前芒刺。頃刻難留。若至秋時。則蕙草亦彫。可使惡草與之同盡乎。一段除草之由。於是荷鋤而先。日暮不止。豈無釣舟。以致之水中。而必不使頑根之依舊丘。

也。一段除草之事。自此藩籬既曠。松竹更幽。乃知芟葬更不可闕耳。古云疾惡如讎。亦若是矣。正意止末句一點。

引水

月映瞿塘雲作頂。亂石崢嶸俗無井。雲安沽水奴僕悲。魚復移居心力省。白帝城西萬竹蟠。接筒引水候不乾。人生留滯生理難。斗水何直百憂寬。

明月映瞿塘。映其高入雲。故曰雲作頂也。山既極高。土又石骨。故不能鑿井也。昔日雲安沽水。而奴僕為

悲。今日魚復移居。而心力始省耳。下。頂魚復句。白帝城。即魚復也。萬竹相連。接筒引水。其便如此。因嘆人生。留滯異地。生理艱難。斗水所值幾何。而憂端為之少寬矣。

園人送瓜

江間雖炎瘴。瓜熟亦不早。栢公鎮夔國。滯務茲一掃。食新先戰士。共少及溪老。傾筐蒲鴿青。滿眼顏色好。竹竿接嵌寶。引注來鳥道。浮沉亂水玉。愛惜如芝草。落刃嚼冰雪。開懷慰枯槁。許以秋蒂除。仍看小童抱。東陵跡蕪絕。楚漢休

征討園人非故侯種此何草草

江間炎熱。瓜應早熟。乃亦如常。二句點地。栢公鎮夔。滯務盡掃。惟滯務掃。故分及瓜果耳。於是公其味以食戰士。大將之才也。分其少。以供溪老友朋之誼也。送采之時。傾筐如蒲鴿之青。顏色極美。又值山泉引注。可以泛瓜。則見沉浮亂如水精。而愛惜則同芝草也。食之。則落刃如嚼冰雪。胸中已潤枯槁矣。况許於秋蒂除時。再使小童抱至。情何如乎。一段咏完瓜事。因歎東陵之跡已往。楚漢之事已休。園人既非故侯。

種此亦覺鹵莽矣。以懷古結。

信行遠脩水筒

引泉筒也

汝性不茹葷。清淨僕夫內。秉心識本源。於事少滯礙。雲端

水筒坼林表。山石碎觸熱。藉子脩通流。與厨會往來。四十

里荒險崖谷大。日曛驚未食。貌赤愧相對。浮瓜供老病。裂

餅常所愛。於斯答恭謹。足以殊殿最。詎要方士符。何假將

軍蓋行諸直如筆。用意崎嶇外。

汝不茹葷於僕夫之內。獨為清淨。故心識本源。事少滯礙也。四句先贊信行。今雲端水筒之坼者為林表

山石之傾碎也。觸熱煩子往脩。使之通流入厨耳。乃

往還四十里。而更崖谷荒險乎。承雲端二字。道遠故

日落而未食。觸熱故日晒而貌赤也。驚愧二字。寫出

仁慈。入句脩筒之事。浮瓜裂餅。原備自供。因以答其

恭謹。此物雖微。亦足示賞罰之一端也。恭謹二字。從

清淨本源中看出。四句作勞信行。於是水既通流。不

勞方士之符。暑氣頓消。何待將軍之蓋乎。行諸即信

行也。直性一往。而用心於崎嶇之山外。豈不足佳哉。

催宗文樹雞柵

上存命文

夔州三十五

吾衰怯行邁。旅次展崩迫。愈風傳烏雞。秋卵方漫喫。自春
 生成者。隨母向百翮。驅趨制不禁。喧呼山腰宅。課奴殺青
 竹。終日憎赤憤。踏藉盤按翻。塞蹊使之隔。墻東有隙地。可
 以樹高柵。避熱時來歸。問兒所為跡。織籠曹其內。令人不
 得擲。稀間可突過。猪距還汚席。我寬螻蟻遭。彼免狐貉厄。
 應宜各長幼。自此均勅敵。籠柵念有備。近身見損益。明明
 領處分。一一當剖析。不昧風雨晨。亂離減憂感。其流則凡
 鳥。其氣心匪石。倚賴窮歲晏。撥煩去冰釋。未似尸鄉翁。拘
 留蓋阡陌。

衰邁倦行。旅次少休。此養雞之故也。烏雞可以愈風。不
 可不畜。故秋卵不能生育。方可漫喫。而春卵滋生者。連母五十矣。雞既多。故驅趨不禁。而喧呼山宅也。
 於是課奴殺竹者。蓋終日厭其踏盤翻按。欲塞蹊以
 隔絕之。一段樹柵之故。今墻東隙地。可以樹柵。偶於
 避熱來歸。問兒所為者。其跡何似。業已織籠曹其內。
 令其入而不得擲矣。然籠柵宜密。苟稀處可過。則雞
 且復出。而背距還來汚席矣。蓋我非刻於處雞也。雞
 入柵中。螻蟻之吞啄雖寬。而狐貉之吞噬亦免。况於

此長其幼。禁其敵。即鷄豈不幸哉。一段樹柵之事。乃因籠柵之微。忽明損益之理。即螻蟻四句也。宗文自應領處分。慎剖析。凡事細心。不可草草。况雞鳴不昧風雨。當曉而鳴。聞鳴而起。憂端得以少減。乃知其流則凡鳥。其氣則如石矣。如石正見其不昧風雨也。今係賴直至於歲終。事完如去其水。釋但愧木似尸。鄉之翁養雞終隱。而尚拘留於途路耳。挽至篇首結。

示獠奴阿段

山木蒼蒼落日曛。竹竿裊裊細泉分。郡人入夜爭餘瀝。雜

子尋源獨不聞。病渴三更迴白首。傳聲一注溼青雲。曾驚

陶侃 異怪爾常穿虎豹群。

山木蒼然之地。落日尚暉之時。而見竹竿裊裊。細泉分流矣。因歎得水之難。郡人入夜共爭餘瀝。我有稚子尋源。獨不聞此苦也。昔日病渴正煩。三更始迴白首。今乃傳聲水至。一注已溼青雲矣。常怪陶侃之異。而爾常穿虎豹之群。得無似之耶。

貽華陽柳少府

繫馬喬木間。問人野寺門。柳侯披衣笑。見我顏色溫。並坐

石堂下。俛視大江奔。火雲洗月露。絕壁上朝暾。自非曉相
 訪。觸熱生病根。南方六七月。出入異中原。老少多暍死。汗
 踰水漿翻。俊才得之子。筋力不辭煩。指揮當世事。語及戎
 馬存。涕淚濺我裳。悲風排帝闈。鬱陶抱長策。義仗知者論。
 吾衰卧江漢。但愧識璵璠。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為尊。起予
 幸班白。因是託子孫。俱客古信州。結廬依毀垣。相去四五
 里。徑微山葉繁。時危挹佳士。况免軍旅喧。醉從趙女瑟。歌
 鼓秦人盆。子壯顧我傷。我驩兼淚痕。餘生過如鳥。故里今
 空村。

繫馬喬木之間。問人而尋野寺。野寺之中。柳侯寓焉。

披衣出迎。顏色甚喜。與之並坐石堂。俯視江流。未幾
 火雲出。月露洗絕壁之上。朝曦爭曜矣。早來相訪者。
 恐其觸熱生病也。南方六七月。出入已異中原。而老
 少暍死。汗翻水漿。苟非之子俊才。豈不辭筋力而來
 訪爾乎。一段序相訪。坐談之頃。指揮當世。語及兵戈。
 悲憤之極。不覺涕淚之霑裳。恨不能乘悲風而謁帝
 也。然雖抱長策。知者誰人。如吾衰疾江邊。又媿識爾
 而無用。蓋文章小伎。不足以盡爾。而爾能起予班白。

堪託子孫則文章與道合而一矣。一段序事今與子
 俱客於此。結廬相依。相去止四五里。而徑微木繁。往
 來不易。止以時危而挹佳士。况免於軍旅之喧。而舞
 有趙女。歌有秦盆。固足樂也。夫樂蓋哀來。子以壯年
 尚未免傷感。我即驩笑。亦不忌悲哀也。嗟嗟。餘生過
 鳥。飄泊十年。故里空村。欲歸得耶。

峽中覽物

曾為掾吏趨三輔。憶在潼關詩興多。巫峽忽如瞻華嶽。蜀
 江猶似見黃河。舟中得病移衾枕。洞口經春長薜蘿。形勝

有餘風土惡。幾時回首一高歌。

會為掾吏而趨三輔。華州功曹也。憶在潼關而詩興
 為多。華州在潼關之內也。今乃坐巫峽蜀江之間。而
 遙想當年。如仍在華岳黃河之上。乃舟中得病。移衾
 枕於山中。已過一春。而薜蘿長矣。形勝。頂巫峽。蜀江
 風土未美。幾時得回首而歸。長歌得意耶。

憶鄭南寺

鄭南伏毒寺。瀟灑到江心。石影銜珠閣。泉聲帶玉琴。風杉
 曾曙倚。雲嶠憶春臨。萬里蒼茫水。龍蛇只自深。

鄭南伏毒寺。直在江心下。二句。寺中之景。石影若卿珠閣。泉聲如聞玉琴。我則風杉曾倚。雲嶠曾臨也。此地蒼茫萬里之水。龍蛇所伏。豈若江心之瀟灑哉。寺訛作玳。全首一字不及玉石。詳見論事。

奉寄李十五秘書文疑二首

避暑雲安縣。秋風早下來。暫留魚復浦。同過楚王臺。猿鳥千崖窄。江湖萬里開。竹枝歌未好。竹枝歌巴渝之遺音也。惟峽人善唱。畫舸且遲回。

君今避暑雲安。一待秋風。便當早下矣。我暫留魚復

浦尚在夔州也。待子同過楚王臺。直至荆州也。雲安則雲鳥千崖。目前擁塞。荆州則江湖萬里。胸次俱開。二句分頂竹枝之歌。雖巴人善唱。我尚未聞其好者。止因畫舸遲回。待子而未行也。通篇一氣。

行李千金贈衣冠。八尺身飛騰。知有策意度。不無神班秩。兼通貴公侯。出異人立成。負文彩。世業豈沈淪。

奉寄之意。前首已完。此序李秘書秘書將應汧公之聘。故行李有千金之贈。客裝已華。衣冠有八尺之身。形狀甚偉。今且飛騰有路。頂行李句。意度如神。頂衣

冠。句。既。為。秘。書。則。班。秩。之。高。業。為。通。貴。同。出。世。族。則。公。侯。之。後。又。出。異。人。玄。成。頂。公。侯。句。能。脩。父。業。文。彩。照。人。世。業。不。當。復。盛。耶。

雷

大。旱。山。岳。焦。密。雲。復。無。雨。南。方。瘴。厲。地。惟。此。農。事。苦。封。內。必。舞。雩。峽。中。宜。擊。鼓。真。龍。竟。寂。寞。土。梗。空。俯。俚。吁。嗟。公。私。病。稅。斂。缺。不。補。故。老。仰。面。啼。瘡。痍。向。誰。數。暴。殛。或。前。聞。鞭。巫。非。稽。古。請。先。偃。甲。兵。處。分。聽。人。主。萬。邦。但。各。業。一。物。休。盡。取。水。旱。其。數。然。堯。湯。免。親。覩。上。天。鑠。金。石。群。盜。亂。豺。虎。

二者存一端。愆陽不猶愈。昨宵殷其雷。風過齊萬弩。復吹靈翳散。虛覺神靈聚。氣喝腸胃融。汗滋衣裳污。吾衰猶計拙。失望築場圃。

大旱山焦。密雲不雨。又在南方瘴厲之地。農事益苦也。於是舞雩擊鼓。而真龍不至。像設空勞。又何益哉。然公私共病。稅斂無資。悲淚瘡痍。向誰告訴。更欲竭力祈請。如暴殛焚巫。恐終無用也。一段說旱。亦思天道之愆。人事之應也。苟方鎮解甲。歸命朝廷。使萬方安業。賦斂不竭。則水旱雖係天數。堯湯不免親見。何

足慮乎。今則天道旱於上。群盜亂於下。二者校之。寧
為亢旱。不願為豺虎也。一段說時事。昨宵忽而雷鳴。
正望雨作。乃風吹雲散。而神靈虛聚。雨竟不至。是以
氣暘汗滋。困頓已甚。尤恨吾衰計拙。而場圃失望矣。

火 楚俗大旱則焚山
擊鼓有合神農書

楚山經月火。大旱則斯舉。舊俗燒蛟龍。驚惶致雷雨。爆嵌
魍魅泣。崩凍嵐陰曠。羅落沸百泓。根源皆萬古。青林一灰
燼。雲氣無處所。入夜殊赫然。新秋照牛女。風吹巨焰作。河
棹騰烟炷。勢欲焚崑崙。光彌燠洲渚。腥至焦長蛇。聲吼纏
猛虎。神物已高飛。不見石與土。爾寧要訪讎。憑此近熒侮。
薄關長吏憂。甚昧至精主。遠遷誰撲滅。將恐及環堵。流汗
臥江亭。更深氣如縷。

楚山經月之火。因大旱而舉。蓋欲燒蛟龍。使之驚惶。
致雨耳。四句火之。故下寫火勢。嵌寶爆而魍魅欲泣。
凍崖崩而陰處皆明。萬古之泉泓皆沸。青林之雲氣
俱無。入夜赫然。光明耀於牛女。風吹巨焰。烟氣等於
長河。勢若并焚。崑崙光直遠。映洲渚。至腥焚長蛇。吼
熱猛虎。而龍則高飛。尚不見石與土。何有於火哉。此

舉徒要誇謔已近熒侮雖少關長吏之憂無可奈何
然已昧至精之理徒為過舉耳苟火勢遠遷誰為撲
滅不然將及室廬矣故流汗而臥江亭更深尚未蘇
息也

熱三首

雷霆空霹靂雲雨竟虛無
炎赫衣流汗低垂氣不蘇
乞為寒水玉願作冷秋歌
何似兒童歲風涼出舞雩

雷霆空作雲雨竟虛熱所以不退也是以炎威流汗
氣息未蘇其熱甚矣望寒而思飲冰玉欲冷而願作

秋菰因思兒童舞雩之日風涼何似耶

瘴雲終不滅瀘水復西來
閉戶人高臥歸林鳥却迴
峽中都似火江上只空雷
想見陰宮雪風門颯踏開

瘴雲不滅天時正暑瀘水西來地在南方人亦止堪
高臥鳥亦倦於歸林而峽中似火江上空雷熱不滅
也因思省中四壁畫雪重門洞開而不覺身在異方
矣

朱李沉不冷雕胡炊屢新
將衰骨盡痛被暍味空頻
歛翁炎蒸景飄緇征伐人
十年可解甲為爾一霑巾

朱李不冷。雕胡屢炊。止因將衰骨痛。被熱所困。味雖
頻而不能餐也。味頂朱李二句。當此炎蒸之景。因思
征伐之人。歷寒暑已十年矣。而尚不能解甲。能不可
哀也哉。

